

LÜSEDEWANG



绿色的网

彭荆风

7.7

绿色的网

彭 荆 风

 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选小说十一篇。在这些作品中，从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，塑造了解放军战士、傣族少女、工人、干部、知识分子、文艺工作者等各种人物形象。反映了对越反击战中军民并肩战斗的深情厚谊，以及十年动乱中各种不同人物的命运和他们今天的精神面貌。

小说笔触醇朴清新，叙事饶有情趣，富有边疆地区生活特色。

绿 色 的 网

彭 荆 凤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 1/2 插页2 字数92,000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20,000

书号: 10151·563

定价: 0.36元

目 录

红统裙.....	1
绿色的网.....	12
森林边的小茅屋.....	63
小城初会.....	72
我的长官.....	83
活的艺术.....	94
火的问答	104
会见到此结束	111
懒 郎	119
瞎 子	126
士兵和囚徒	132

红 统 裙

金色的河，蓝色的河，银色的河，从那烟雾迷茫的重山大岭中弯弯曲曲地流出来，在这边境上汇集成了一条宽阔的大江，浩浩荡荡地流向远方。

这绿树掩映的傣族村寨，恰好处在三江汇流的中间，狭长地从山脚下伸出，就象一个半岛似的，往南、往北，都要依靠小独木舟摆渡。最近，由于边境形势紧张，才临时在通往北边的河面上架起了一道用油桶、木板、竹缆结扎的简便浮桥。桥上整天人来马去，怪热闹的。

刚进入三月，这亚热带南方的气候已很闷热了。吃过晚饭，村寨里的姑娘们都来到了河边冲凉、洗衣衫。虽然，桥上人来人往，姑娘们还是照样敢下河去洗澡。她们低垂着头，轻轻提起统裙的一角往水里缓缓走着，走一步，把统裙微微提高一点，始终让统裙略挨着水面，……等走到河水可淹没腰部的地方时，突然利索地往水底一蹲，顺手就把统裙从身上褪出来，挽成一团系在头上，然后，就悠然地在那明净的水里游了起来。那银色的河上也就出现了一朵朵红色的、绿色的、紫色的花，每朵花下边都是一张粉团似的、笑

盈盈的脸……

依香象条鱼似地在水里轻快地游着，那本来是汗淋淋的肌肤被洁净的河水一冲洗，又恢复了她的滑润。她不仅觉得身上凉爽舒服，心里也变得明亮澄净了。她真不想回到那闷热的岸上去，只想这样长久地在水里游着游着，游到那银盘似的月亮从山那边升起来，把水银一样的光华撒到河上……

一个叫小玉的姑娘游了过来，低声说：“你看，那个兵在望着我们呢！”

依香从水中抬起了头。

浮桥上站着一个年轻战士，果然是呆呆地望着这边。那崭新的、绿得发亮的军装，表明他是个没见过边地风情的新兵。

“是望我们呢！”小玉笑嘻嘻地说。

“呸！”依香啐了她一口：“姑娘家不害羞，见个楞小伙子望一眼就心慌了。”说着，她游开了。

小玉也笑了起来。那轻脆的笑声，象串小银铃在水波中晃荡。

依香游了一阵，返过头望去，见那新兵已走下浮桥，又停留在晾着许多洗过了的衣衫、统裙的桥头竹缆前边，好似在研究什么。

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呆小伙子！”依香心里这样想着，还是在水里游她的。

突然，小玉叫了起来：“他动我们的统裙呢！”

依香抬头一望，真的，那个新兵手里拿着一条红统裙。等她再仔细一看，哎呀！那不是自己的红统裙么？今天，几

个姑娘当中，只有她拿了一条红统裙下河来。这里的傣族风俗，除了心爱的人，别人是不能乱动姑娘的统裙的。呵唷！真是羞死人了！

河里那一张张本来是笑盈盈的脸，这时候都变得惊愕了，打着唿哨嘲弄地尖叫了起来。这是斥责那个胆大无礼的小伙子，也是叫给依香听，看她怎么办？

那个新兵好象听不懂这些尖喊声，还是拿着那条红统裙看着不放手。依香可是羞得浑身发热，那本来是冰凉的河水，也仿佛一下子增加了十几度，变得滚热烫人了。她急速游向岸边的浅水里，刷地一下把统裙从头上拉下遮住下半身。全身湿淋淋地也顾不得擦一下，一路上滴着水，跑上沙滩冲到了那个还在看她的统裙的新兵面前，一把抢过了那条统裙。然后，又飞也似的跳进了河水里。女伴们的哄笑，那个新兵惊得目瞪口呆的狼狈相，她都没有去管，她就象蒙受了奇耻大辱，身上沾满污秽似的，抱着统裙直往深水里走，希望能走进水的最深处，躲藏起来……

她游出了好远，才敢偷偷向岸上看一眼，只见自己的嫂子正站在那个新兵面前笑得前仰后合。她很奇怪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该狠狠训斥他嘛！这么轻薄，这么不懂规矩！

晚上，阿嫂笑吟吟地问她：“小妹，你今天怎么哪？人家解放军同志看看你的统裙，就发那么大的脾气？”

想起这事，她又柳眉倒竖了起来：“统裙是给他看的？”

阿嫂还是笑着道：“他是个新兵，他没有坏心。他说他原来是研究工艺美术的，见你的统裙上的图案织得精巧，才

拿起来看看。没想惹恼了你。唉，你也够凶了，居然吓傻了一个大兵。我见他汗象黄豆粒一样大的滚出来，怪可怜的，如果不是我安慰了他几句，说不定当时就会昏倒过去呢！”

依香当时虽说只匆匆盯了那新兵一眼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张还没有被阳光晒黑的白皙脸上，确实只是有着那种过于朴实的人才有的茫然、慌乱神色。自己那一个抢回统裙的动作，也实在是太凶了一点。想到这里，她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阿嫂又说道：“以后别那么封建，动你一下统裙，就羞成那样。”

依香也不生气，她和比她年长得多的阿嫂感情一向很好，只是低着头轻声说了一句：“阿嫂，你以前当姑娘的时候，也是这么开通么？”

阿嫂似乎想起了那久远的年轻时代的有趣生活，脸上突然显现出了一种幸福的异采，也笑了：“那是从前。如今，时代不同了。再说，人家还是个解放军，有什么事总得原谅着一点。”

依香想起那个新兵呆头呆脑，慌张茫然的神气，又忍不住吃吃笑了起来！

阿嫂爱怜地轻轻打了她一下，“还笑呢！把人家吓死了，要抵命的！”

依香望着那晒在外面竹竿上，在月光下显得黝黑发亮的统裙笑得更厉害了。

过了几天，仗打响了。

这天晚上武装部来了命令，要塞子里派一部分青年男女

民兵去运弹药。

依香虽然平日比人害羞，当民兵却是个积极分子。这支前任务，当然少不了她。

浮桥已在几小时前被炸断。独木舟有限，来回摆渡也太费时间了。好在她们个个都是泅水能手，就把衣裳和统裙顶在头上游过河去。月光下，她们大胆地伸出那细长白嫩的手臂划着水，搅得夜间的河面上银光闪闪，象百十条银鱼在跳跃。

炮火时远时近，炸得人耳朵嗡嗡作响。军情紧急，边防军的一位参谋早已带着一个战士在河边等待了。见她们上了岸也没有多谈什么，就把她们带进了附近的芭蕉林里。宽大的芭蕉叶紧挨着，遮得水泄不通，这倒是个很好的隐蔽地点。参谋用急促的语气对她们说了几句前方急需弹药的话，命令她们立即就扛着弹药箱上前边去。这个参谋为了让姑娘们认识那个带路的战士，特意用手电筒光在那人脸上晃了一下，说：“就让这位小张同志给你们带路！”

白色的光束照在一张清秀的年轻脸庞上。他有点腼腆地微微笑着。依香可吓得几乎要叫了出来。“天哪！这不是那天摸自己统裙的那个新兵么？怎么偏偏遇见他了。”她急忙闪到了别的姑娘后边，她真怕这位参谋又用手电筒来照射她们。幸好，这个参谋怕多用了灯光会暴露目标，没有再对她们照射，她这才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。

一路上，依香象背了两箱弹药，肉体上、精神上都被压得重重的。她尽量走在最后边，好和这个叫小张的新兵隔得远一些。可是一接近战地，炮弹时常在前后爆炸。她们这支

运输队不得不一会儿停住，一会儿散开，一会儿匍匐。前后队伍也逐渐乱了。她发觉自己又走到了那个小张的背后。仅是几天的战争好象使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他完全象个沉着的指挥员，关切地招呼着女民兵们卧倒、前进、隐蔽。那声音是那么亲切、有力，和依香曾看到过的那种腼腆神情，总觉得不大相称。但依香也很快把那天在河边对他的不满，和后来对他产生的畏怯情绪减少了。她甚至想和他并排走在一起，说句话，道个歉。可她倒底是个姑娘家，还是那么害羞，说不出口。她想：这个名叫小张的新兵，大约也没有发现这些姑娘当中有个曾使他难堪过的我吧！如果知道了，他会怎样呢？又会惊得口呆目瞪吗？不会了吧？……想到这里，她心里悄悄笑了起来。她就是这样，又害羞，又爱笑。

她们终于把弹药送到了前沿。在一个山岩后边的树林里，边防军营长正为弹药供应不上，在电话上嘶哑地向后边大声叫喊。这时，见姑娘们把弹药送上来了，真好似口渴时遇见了甘泉，高兴地连声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要为你们这些穿统裙的姑娘们请功！”

姑娘们这时候已累得够呛，虽然已过半夜，山风、夜露使人衣裳冰凉，她们却是浑身发热、气喘吁吁地只顾擦汗，也不回答营长的话。

营长是个老边防军，他当新兵，当排长、连长，都是在这边防线上度过的。也是亲眼看到这些傣族姑娘们，从光着屁股的小顽童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。所以，老把她们当小娃娃看待。虽然如今战斗激烈，还是忘不了对她们亲切地开几句玩

笑。黑夜中看不清楚，他就在人堆里寻找依香：“小依香呢？听说我们有个战士动了一下你的统裙，你就发火了，有没有这回事？”

依香也不答话，只是笑。

营长也不知道动依香统裙的就是今晚给姑娘带路的新兵小张。对于这批新兵的名字他还不熟呢！又说道：“等打完了仗，我要查一查这个新兵叫什么名字，是个英雄，你就原谅他，是个调皮货，我来帮你克他！”

说得姑娘们都笑了起来。

也说得站在附近的新兵小张心慌意乱。他现在才知道，那天给她难堪的那个姑娘，今天也来了。

依香没有笑，她知道那个叫小张的新兵就在这里。她反而有点为他担心，怕他又会被吓住。她也不明白，自己这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复杂感情？

新的攻击要开始了，营长又忙起来。他怕炮火会伤着这些姑娘，就大声喊着：“刚才是哪个负责带路来的？”

“是我。”小张的声音却很低。

“好！还是你送她们回去。我把她们交给你，不准在路上出事！”

“我……”小张哼哼唧唧地说不出口。

“你怎么哪？受伤了？”营长问。

“没有，我怕……”

营长不耐烦地道：“有什么可怕的？你是怕敌人，还是怕姑娘们？快执行命令，什么也别怕！”

姑娘们又笑了起来。在大炮、机枪声中，她们的笑声真

是别有情调。

只有依香明白，他是怕姑娘。但她也害怕他呢！

她们离开了前沿，三五个一群，分散开来往回走。幸好还是黑夜，谁也看不清谁，依香也就不怕会和那个叫小张的新兵脸对脸。如果是白天，那就害羞了！

她们刚要越过一片开阔地，走进一片杂木林时，嗖地一声，一颗炮弹飞来。

小张耳尖，一掌就把依香和另外一个姑娘推倒在地，自己用身子护住了她们。

炮弹掀起了泥巴、小树，盖满了她们身上。耳朵里、鼻子里，全都是土，呛得人真想咳嗽。

依香爬起来拍了下身子，还好，没有受伤。那个姑娘和新兵小张却没有起来。

她弯下身子去摸，姑娘和小张身上都是血。

“哎呀！你们受伤了。”依香惊叫道。

那个姑娘这才哭出了声音：“我的脚，脚……”

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双脚。

小张也呻吟着：“我，我好象是腰上挨着了！”

依香赶紧朝前边喊：“有人受伤了，快来人呀！”

轰隆隆的炮声和杂乱的机枪、冲锋枪声中，她的声音是那样微弱。过了一会，才有两个路过的男民工抬了一副担架上来。

依香拦住他们道：“有人受伤了。”

男民工大约是走散了闯到这里来的。就急忙去抬那个新兵小张。

小张却用力推开他们，说：“先把她抬下去。”

民工犹豫了，把解放军丢在这里行么？

“听我的，快把她抬走！”这个小张虽然是新兵，而且这时还受了伤躺在地上，那声音却象将军那般威严，叫这两个民工不敢不听。加上这里又是个不可久留的开阔地，也就慌手慌脚抬起那个痛得在哭的姑娘走了。

依香急了，说：“你的伤更重呀！”

小张没有回答，只是重重地呻吟了一声。这是强忍住剧烈的痛苦迸出来的一点声音。可是，那就象炮弹在依香胸口爆炸似的，震得她的心都痛了！她急忙解下自己的头巾，替小张包住流血的伤口。

这时，幸好小玉和几个姑娘从后边上来了，帮着依香把小张拖进了树林子里。

他是腰部受伤，每往前拖一步，都要痛得他重重哼一声。吓得依香她们也不敢再动他了。

现在，前边打得正猛，不仅没有担架过来，就连过往的人都没有了。小张由于伤重，已处于半昏迷状态。如果不快点把他送往后方急救所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可是对他拖和背都不行，又到哪里去找担架呢？

依香急得不断地说：“担架，担架……”

小玉道：“等是等不来了，砍竹子，我们自己做。”

这才提醒了依香，觉得是好主意。这亚热带南方山林，到处都是青翠的竹子，她们走出几步，就砍来了两根不粗不细，做担架正合适的竹子。可是，从哪儿去找担架布呢？总不能把一个已经半死的伤员用竹竿挑着走、叉着走吧！

依香解下小玉的头巾比了比，太窄了，也太短了，不行！

小玉脱下了自己那紧身的外衣，也是不行！这真把她们急坏了，这怎么办呵！

小玉叹息地说：“要是我们多带两条统裙来多好啊！”

依香听了，心里一亮，是呵！如果有两条统裙，那真是一副好担架。可是现在每个人除了身上仅有的一条统裙，到哪里去找多余的呢！

小玉摸了摸小张的额头，滚烫发热，已在发高烧，再不往后边送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她推了推正在发呆的依香：“你快出个主意呀！”

依香想起了那天阿嫂说的话：“如今时代不同了，何况人家还是个解放军。”而这个解放军又是为了保护大家才受伤的。她觉得突然有一股巨大力量在冲击自己，象旋风一样在扫荡着自己脑袋里的那些世俗观念、小儿女情调。她用力说了一句话：“我说，只有脱下我们的统裙了！”

“脱下我们的统裙？”小玉惊讶地叫了起来：“脱哪个的？”

“我的！”依香声音很严肃。

“呵——”

“为了救人，顾不得别的了！”依香说。

这深深感动了其他姑娘们，最初是一片沉默。

过了一小会，小玉最先开口了，她说：“依香，你说得对，救人要紧，我也脱！”……

这天早晨，大雾弥漫，十几步外就难见到人。设在山包

下的一所野战医院的一位护士，刚从帐篷里钻出来，突然见到几个傣族姑娘簇拥着一副担架和两个没有穿统裙、只用块头巾简单遮着下身的姑娘走了过来。她先是以为她们是从哪条河里刚爬上岸的，但这附近又没有河呀！等到她们走近了，看清了那副用两条统裙做成的特殊担架时，她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眼泪也感动得滚了出来……

1980年8月2日于昆明

绿 色 的 网

—

一棵大树挨着一棵大树，还有长的、短的、粗的、细的藤条，象一道巨大的、绿色的网，把玉香裹在中间，使她感到窒息、恐怖。天呵！这老林怎么这样密，这样无边无际，什么时候才能闯出去啊？

昨天晚上，她们几个女民兵从前线送弹药回来，在昏暗、崎岖的大山里走错了路，离开了安全的交通线，在老林附近遭到了越南特工队的伏击。她们人少、枪少，又全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傣族姑娘，在短促的激战中，有的死、有的被俘，只有她依靠黑夜的掩护，滚下山坡逃脱了。

当时，天黑雾大，她慌不择路地往树林最深、最密的地方乱钻乱闯，等到走得筋疲力尽，枪声也听不见时，她也就被这绿色的网严密地罩住，这里树大林深，茂密的枝叶遮天蔽日，使她看不见星星、月亮，也分辨不了东西南北。任由她怎么挣扎、摸索，也走不出这原始老林。

幸好她还带着一只自动步枪、一柄长刀，和剩下的二十几发子弹，她才没有被这夜的森林里一声声猿啼虎啸吓得昏

过去，还能够鼓起勇气寻路往外走。

今天一整天都是吃的野果，那些果子有的酸、有的甜。虽然平日是姑娘们爱吃的东西。现在却是越吃越饿。她走着、走着就觉得头痛、腿软，全身难受得很。望着这一片暗绿的世界，她心慌意乱，充满了恐惧。唉！怕难以走出这森林了。

她走上一截路，靠住树干喘息一会。可是，就这样也得不到安宁，不是一只全身绿毛的猴子顽皮地从她头顶上跃过去，就是一只麂子吃惊地从旁边的树丛中跳出来，吓得她赶紧端起枪来，她想射击，又怕枪声会惊动敌人，要是附近有敌人，那怎么办呢？

平常在寨子里，她都是和爸妈，和女伴生活在一起，就是下河洗衣服、冲凉、下地劳动，也都是和几个姑娘约了走在一起，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活动过。现在，只剩下她一个人在这不知有多大的森林里转，她感到孤独、寂寞、害怕，就象一只离群的鸟在茫无边际的大海里漂浮一样，随时有被海浪、海兽吞没的危险。这可怕的、绿色的海呵！

她想到自己才十八岁呵！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，她有过多少瑰丽的设想呵！一切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呢！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在这森林里，那才划不来呢！再说自己的女伴们惨死在越南军队手里，还没有报仇呢！出去，一定要冲出这张绿色的大网。她又打起精神来一步一挨地往前走。

走了一段路，她又怀疑地停住了。这样走，会走到哪里去呢？如果走进了森林深处，那怎么办呢？她又转过来往回走。森林阴暗，那些树，那地形，都好象差不多，走着走